

【实录】

牵手

父亲和母亲的“劫后团聚”，没有太多动人场景。不流眼泪，但有握手，相看两不厌的样子。父亲握住母亲的手，是轻轻握住……

□子路

那天，母亲说：“我们去养老院。”

有没有听错？

94岁的母亲，为自己，也为92岁的父亲，提出此愿望。

我们一起面对现实：父亲的帕金森病让他行走艰难，生物钟日夜颠倒，一不小心还会在家跌倒，有时跌出血，好在没伤到骨头。母亲脑健，但心脏偶感不适。他们要将自己完全交给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摒弃家人的全天候照顾。母亲坚信，养老院必有负责任的医生和专业看护，更有利于他们鲐背之年后的“安身立命”。更重要的，母亲说：他们的幸福，绝不能再建立于后辈艰辛的劳累之上。

父母相濡以沫，情感深厚。父亲初听去养老院，有点被惊到，心惴惴，但之后对母亲说：“你去，我去。”

终是去了。

感觉不适的是父亲，身为知识分子的他觉得“自由”突然失去。因怕他摔倒，不能随意走动，倘一人行动，护理的阿姨会惊呼阻止；睡觉的床有高高围起的护栏，他视之如手铐脚镣，对其踢打，以致血压攀升；还抱怨晚上给他使用“尿不湿”，指斥阿姨态度“法西斯”……

此时，我们四个子女是伤感的、自责的，互觑：将父母送来此地，错了？

感谢母亲，一如从小对我们的理解、大度和爱护，现在依然思路清晰、通情达理：“没错的。决定到这里的，是我们自己。环境适应，需要时间。”她只是要我们子女有空就一起去为父亲做“心理按摩”。

我们常去探望。那天，我带父亲到养老院隔壁一间房，见到一位背很佝偻的老太。她曾是大学老师，84岁。一问，竟不是病人，是病人家属。每天家里、医院来回，风雨无阻，服侍精神失常、病痛住院的88岁的丈夫。一个人，几年如一日。她贴着我父亲的耳根说话，很柔声地请父亲安静：转变自己，面对现实，想自己的幸福，认识到子女出于无奈也出于孝敬，将他送到这里。她说：“我也想住养老院，但没床位，身体条件不够格。但我必须天天来。”父亲仔细倾听，“你讲得有道理”。

之后，抱怨减少，似在慢慢平复心情。

再一日，我去看父母，给他们吃我在家煮好带去的面。父亲说好吃，母亲也说好吃。他们吃我煮的面，我吃他们在养老院食堂烧的赤豆粥、肉饼炖蛋、冬瓜，还有大骨头汤。然后我推父亲的轮椅到楼下花园廊道，和他谈心，去运动小区，给他看运动器材并做示范动作，父亲竟垂下眼睑打鼾了。我赶紧将他推回病房。觉醒了，他精神也来了，自己走路，我在一边微微搀扶，他甩开我的手，碎步挪到一墙之隔的母亲病房。母亲说：“你一个人不能走路，摔了不好。”父亲反过来说母亲：“我看见你倒着走路了，这年龄，不能倒走的。”那天他们两人说了许久的话，都很大声，都耳背。

其实入院前，医院给父母检查，告知母亲，虽然她年纪大，但状况不错，可以不住院。母亲摇头，指指父亲：“他脾气大，胆小。我不在他身边，不可能。”一次，父亲又闹情绪，吵着回家。父亲问母亲：“你到底怎么想？”母亲平静如止水，轻拍父亲脸上几根银白色的胡子，“你回家，我就一个人住这里。这是我现在和以后的家。”父亲的嘴巴木然微张，低头无语。

转身，再下一个镜头：母亲正手拿一个他们都爱吃的小羊角面包，将其一小块一小块撕下来，送到父亲嘴里。

一切都不易。

那日，父亲大解，护理阿姨不在，我给父亲擦洗。过程从生疏到圆满完成。父亲突然说一句：“儿子，你是第一次帮我擦洗。”我内心猛的一惊。在给父亲擦洗时，又有新大陆发现：在稀落的毛发下，他后颈上露出一大块暗红色的胎记——愧死了，父亲92岁，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个隐藏的胎记。

意外和不幸，有时就在一切看似晴朗的日子里突降暴雨倾盆。

几个月的精心护理，父亲在养老院没一次跌倒，生物钟的日夜颠倒也大为改观——因为心情放松睡眠好转。“一片大好形势”下，那天清晨医院传来的消息，让我们所有人遭受闷棍似的重击：不是父亲，是淡泊乐观的母亲，在医院病房内意外摔倒，股骨骨折。

所有家人急速赶往，见到了痛苦的母亲，见到了好像做了错事一脸歉疚的母亲，说是她大意

了，两只手握两件东西，一个茶缸、一个水瓶，没支撑，转身一滑，轰然倒地。和护理的阿姨无关，更和护士医生无关，就是她一个人的错。

所有护理她的护工、护士、医生，在一边都红了眼眶，不仅仅因为她们获得母亲的“百分之百无责证明”。

惊动了父亲。他过来，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，厉声问我们：“为什么所有人都围起来看她？”

母亲骨折后的两天，即刻去专业医院动大手术，换髋关节，全身麻醉。这是必须要过的艰难的坎，对94岁的母亲。她坚决地要换回一个健康的自己，但所有人极度担心。

最初的方案是选择保守治疗，母亲闻之点头。转瞬医生一致推翻：唯有手术，才有康复可能。母亲闻之再次轻点一下头。但要求我们术前术后对父亲“封锁消息”。母亲对我们说过，“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”，现在，我们又一次见识到母亲积极的镇定，所有最终的风险性选择一概自己承受，并迅速坦然面对。开刀医生术前一句话，“这开朗健康的老太太即便100岁，我也敢为她主刀”，让我们始终对母亲保有乐观和信心。

五天之后，母亲终于回家，回养老院的。此刻，她才将发生过的所有紧张不安和承受的肉体痛苦，有点撒娇意味地尽情吐露给我们，唠唠叨叨长达几小时。

开刀那段时间，我们几乎忘记了独自在养老院的父亲，而护理人员说，父亲那几天“表现”出乎意料地好，不生气，安静，饮食佳，配合度高。

父亲和母亲的“劫后团聚”，没有太多动人场景。不流眼泪，但有握手，相看两不厌的样子。父亲握住母亲的手，是轻轻握住。平时他的手因病会不停抖动，但那天不抖，左手稳稳地握住母亲躺在床上伸出来的左手的无名指，握得长久。然后我们请父亲坐在母亲床右边。这时换成母亲的右手，从被子里伸出来，很自然地握着父亲的左手。

再过一段时间，是秋日的一个午后，我推着轮椅，和父亲来到养老院的花园。父亲很满足，说：“阳光好，桂花香。”又说，他其实早就清楚母亲动了大手术，“你们以为我不晓得？我可是长时间在大医院里工作的……”

【世相】

我们怕孤独 但我们更怕堵车啊

□丹萍

我们几个好朋友虽然在不同城市，但有个聊天群，有事没事聊几句。

泽敏到上海，她在聊天群里问在上海的老余，约不约喝咖啡。老余说好啊。泽敏说只有下午三点到五点有空，然后明天有事、后天有事。老余说自己下午在公司要赶一个工作，不能出去，可以约在公司楼下咖啡厅见。

本来没我什么事，但我路见不平，插嘴说，“太勉强了。赌你们约不到。”分析一下他们的对话文本，一个有时间的限制，一个有地点的限制。传说中“无论多大的风雨，我都会去接你”的友谊，根本就不见了啊。现在的友谊有三个境界。第一个境界是很客气，见一下。第二个境界是不用客气，不见了。第三个境界是见面也没什么要说的，但还是见一下吧。

大家顺势讨论了一下我们这群中年人连喝咖啡都喝不起的友谊。结果他俩碍不过面子，非要把处于第二境界的感情硬生生提升到第三境界。一个穿过已经开始晚高峰的大上海，一个扔下一堆明天就要交的活儿，一起安安静静喝了咖啡，玩了手机，并且单方面宣布赢了我。

互联网零打碎敲，把我们的感情消磨掉了。对一个人就算有磅礴的爱，平时点个赞，就释放了一些；聊句天，又释放了一些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要能攒起足够的能量去结婚，可真不容易啊。

以前有时候想到很久没见的老朋友，我偶尔会哭一会儿，现在不会了。朋友昨天宵夜几点吃，吃的什么，我都通过朋友圈知道了，还有什么好想念的呢？

我和老同学在其他城市见面，饭不吃，咖啡不喝，都是约跑。一起跑完就散了。想想在全国的好多城市，甚至其他国家的好几个地方，都和朋友们跑过。一起跑步而不是一起吃饭，有几个好处。第一，既见了面，又没有影响别人的运动安排，大家也没有增加卡路里，还省钱。第二，都是素颜。素颜就没有人张罗拍照了。

后来约跑还不够，有时候还约游泳。游泳馆见了面，下水就开游，100米一个来回。到起点的时候聊几句：“最近怎么样？”“老样子，你呢？”“也是老……样……子……”烟波浩渺，已经游出去二十多米了。

回想起几个常到广州出差的老同学，每次又都约游泳的，已经想不起来他们穿衣服的样子了。

就算在同一个城市，约一次都不容易。每次去北京，攒一个大点儿的朋友的局，大家都要兴师动众。有人前一天晚上就要住到婆婆家，这样第二天就不用开车上班，就不用开车去聚会的地点，避免停车麻烦，孩子也可以有人带。有人说聚会当天就不回公司了，提前安排几个聚会地点地铁沿线的客户拜访一下。

见了面，我这样来自外地的同学也并不是主角，因为他们平时彼此也见不到。都是久别重逢，全员尬聊。

有一次聚会散了，一个朋友陪我等出租车。因为他没开车，要搭地铁，我说你先走吧，免得地铁停运了。他说陪你等一会儿吧，大家见一面也不容易。

好吧，每每想到在这薄情的世界，也还有温情偶尔流露，就觉得人生也值得了。毕竟孤独才是天经地义的啊。